



書是水瓶子今生的生活與道路。

城市書寫者水瓶子 整座臺北城都是我的圖書館

文、圖／吳淑文

在乍暖還寒、靈雨霏霏的三月天，與水瓶子約在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訪談，這天是個陽光難得露臉、溫度宜人的日子。在約定的時間，水瓶子高大的身影，準時從一團團、一簇簇的杜鵑花叢中遠遠走來，輕鬆自在的衣著，散發著文青人特有的氣質。

在圖書室看書 等父親下課

水瓶子有一位高知名度的姊姊，本身在文化出版界也享有相當名聲，但這樣的光環並沒有讓

水瓶子因此行事高調，相反的，水瓶子就如鄰家暖男，在娓娓道來的訪談過程，彷彿與多年不見的老友閒話家常一樣，十分平易近人。問他最初是怎麼與圖書館結緣，水瓶子暢談往日時光的表情，還有幾分的靦腆與羞澀。

「一開始我去的是圖書室，不是圖書館，因為我的父親是小學老師，低年級時只上半天課，下午不是待在學校的圖書室看書，就是到父親教的高年級班上，坐在教室後面等父親下課。」

水瓶子表示，那個時候不曉得為什麼，就是很少出去玩，幾乎都待在家裡看書，父親也經常會拿童話書給他看，《小紅與小綠》就是小時候讀過印象最深刻的一本童話書，沒想到因為這本童話書在前不久，透過臉書，讓水瓶子與曾經教過他的老師再度聯絡上，而這位老師就是《小紅與小綠》作者的女兒。水瓶子表示，這就是實體書神奇有趣的地方，即使是很久以前的故事或是書籍，透過網路時光機，就能帶出所有與故事、書籍有關的記憶！

學習圖書管理服務 培養閱讀能力

小學五年級時，水瓶子當時的班導師同時還肩負管理圖書室的工作，經常鼓勵學生要多閱讀及教導如何管理圖書室，甚至在每個新學期開始的時候，為讓學生學習服務的精神，要學生把教科書送到各個班級。水瓶子表示，其實老師大可不必這麼麻煩，只要透過廣播通知各個班級到圖書室領書即可，但老師別有用意的教學，讓他學會服務與圖書相關的一些概念。



臺灣大學校史館壓克力模型。

升上國中之後，水瓶子在一次烤肉活動發生意外，臉部不慎被燒傷，治療期間因為不能曬太陽，水瓶子國中時期都不用上體育課，看書的時間因此變多，這個階段也成為他大量閱讀課外書籍的一個時期，金庸的小說、哆啦A夢、倪匡的小說，都是在這個時期閱讀，讓他培養出長時間專注閱讀的能力。

阿爾維托·曼谷埃爾（Alberto Manguel）在《閱讀地圖》這本書裡有這麼一句話，「有時候



重回臺灣大學舊總圖，水瓶子滿是回憶。



水瓶子在臺東晃晃書店分享他編輯的圖書。(水瓶子提供)



亞典藝術書店幾番搬遷與開設分店，水瓶子都曾經逗留閱讀，可惜已歇業。(水瓶子提供)

書籍本身就是護身符」。水瓶子因臉部燒傷，一度以為可能會永遠關在家裡度過餘生，書因緣際會成為他的好朋友，陪他走過療傷的歲月，這不是護身符，是什麼？

初通情愛 滋味又酸又甜

「高中時，因為學校教學進度很快，不懂的地方，就每天放學後到學校附近的臺北市立圖書館城中分館看書弄懂，晚點再搭車回家，連過年期間都會去，這是最頻繁上圖書館的一個階段。」

問水瓶子：這麼愛讀書？都不想出去玩？都是自己一個人去？去圖書館都是看課內書？

一連串的問題，其實真正想知道的是，在情竇初開的年紀，圖書館裡難道沒有那些年想追的女孩？

童話故事《木偶奇遇記》裡的小木偶說謊時鼻子會變長，水瓶子則是在述說童年往事時會不自覺摸摸鼻子，很可愛的小動作。

「高中時曾與一位女同學上圖書館看書，一兩個月後，這位女同學表示在圖書館無法專心念書，希望聯考過後再聯絡！」

水瓶子摸摸鼻子說，他當下的感覺就是「分手了」。過一段時間，水瓶子不巧又在公車上遇到這位女同學跟一位男同學在一起，水瓶子心中的疑惑更加確定了，「應該就是不喜歡我」，因此負氣不再聯絡，後來上成功嶺受訓時，水瓶子剛好與那位男同學同班，兩人還成為好朋友，談起這段往事時，男同學告訴水瓶子「這是一場誤會」。雖然事後水瓶子知道是自己錯了，但人生就是這樣，一旦那個時空過了，很多事情就再也回不去！



一本書的封面就好像一個故事，放在書店書架上就好像美術館一樣，打開書可看到不同的故事。地點：胡思二手書店。(水瓶子提供)



懷舊氣息十分濃郁的臺灣大學校史館前身是舊總圖。



青田街的旅人書店位於二樓，水瓶子很喜歡坐在陽臺閱讀，窗外風景有大樹，還有各時代的建築，還可以看路人從巷道悠閒的走過。（水瓶子提供）

臺大舊總圖 充滿往事回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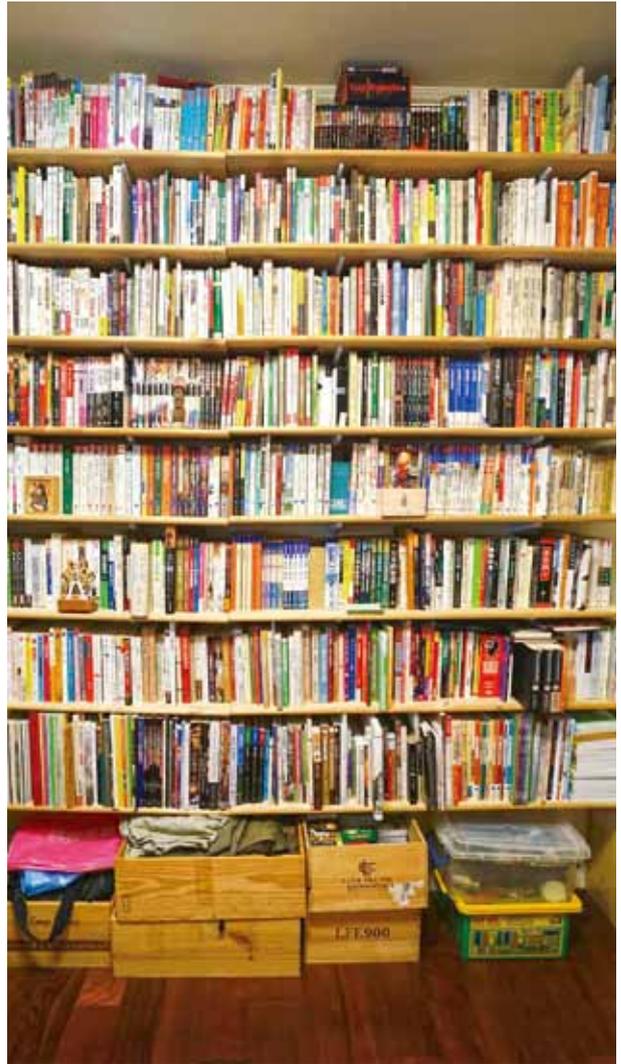
不過很多事情也不是這麼容易就一分为二，切割清楚。那位女同學不去圖書館之後，女同學國中時期的一位女生朋友因為家住圖書館附近，經常去城中分館念書，與水瓶子因此成為好朋友，後來這位女生考上臺中靜宜大學，就又介紹自己的女同學給水瓶子認識，經過這麼一段接龍似的朋友鏈過程，最最後認識的這位靜宜女大生，就是水瓶子現在的「水」某！

似有若無的高中情懷，很像日本導演岩井俊二執導的電影《情書》，雖然錯過，但摺疊進時光裡的情愫總是引人遐思，尤其是在充滿時間味道的臺大校史館追憶往事，更添浪漫。誰知水瓶子卻在這時話鋒一轉，不疾不徐表示，「這裡（指臺大校史館）是我上臺大後經常來睡覺的地方！」

睡覺？在這麼有質感的地方睡覺？水瓶子果然有水瓶座不按牌理出牌的個性！

「臺大校史館的前身是舊總圖。上臺大後因為很自由，就不愛念書，又看不懂原文書，結果大一上學期有一半科目被當掉，所以那時候來舊總圖都是來睡覺！」

水瓶子表示，大學時最常看書的地方反而是學校附近的書店，像是溫州街、羅斯福路、汀州路交錯的區域巷弄，就散布著許多主題書店、二手書店等，大學時的空堂時間都是在這個周邊打發度過。



水瓶子的書房一角，自己訂的書架，從地板到天花板都可以放書，書架高度比較短，可以放多一點書。（水瓶子提供）

書寫臺北 以城市為圖書館

原本從事IT工作，近年轉換跑道，參與臺北市各類導覽活動及寫書的水瓶子表示，屈指一數自己逛書店的時間可能多過上圖書館，例如小學時常光顧的文具書局，國中時期的光華商場、中華商場、國際學舍書展，高中時期的重慶南路書街，大學時期的溫羅汀周邊與牯嶺街舊書店等，都是他經常駐足的地方。至於圖書館，除高中時常去的城中分館及大學時的舊總圖，就是近年因寫書需要查資料上的國家圖書館。

對水瓶子來說，他的圖書館或許不在某個特定地點，而是整座城市都是他的圖書館，甚至包括咖啡館，都是他安靜閱讀寫作的地方！